

经纬魂



测绘出版社

目 录

电视剧本

- 魂系千家滩·····王纯才 (1)

中篇小说

- 地声·····潘 励 (106)

短篇小说

- 楼标守护神·····田 笛 (160)

- 天山草原风雪夜·····尚尔广 (189)

- 荒原夜·····周建勋 (204)

- 磨盘大的天·····张朝晖 (212)

散 文

- 蜜 笺·····黄新燕 (217)

报告文学

- 鬼才王川郡·····杨和平 (240)

· 电视剧本 ·

魂系千家滩

王 纯 才

(一)

壮美的峡江。

奔泻的江水，冲出片名——魂系千家滩。

音乐声中，两岸奇峰秀峦，连绵不断。

怪石嶙峋，如叠如削，千姿百态。

呼啸的江水撞击着岩壁。

高悬的山泉，如泻如洒，似银丝倒垂，白练悬挂。

苍茫的翠木中，闪过飞跃的猿影。

哀婉的猿鸣和清亮的号子回应 in 群山之间。

遮天蔽日的峡谷中，飘来一片感情真挚而动听的歌声。

“啊……啊——”

演职员表完。

字幕。这是发生在峡江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歌声中，一艘精美的小型客轮在江心驶过。

江风劲吹。

乘客倚在船舷栏杆旁，兴致勃勃地指点两岸的景色。

一艘豪华旅游轮船缓缓行驶江中。不同肤色的外国游客欢呼雀跃。照相机不停地拍照，尽情地饱览着无比瑰丽的自然风光。

轮船行致江面最窄处，万仞峭壁遮掩着蓝天，挡住了阳光，大有束江水为一线之势。江水汹涌激荡。

游客们一阵惊呼。

(二)

江岸上。

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。

翠绿的桔林挂满果实。阳光下的山野一片生机。

绿树掩映的千家滩镇。

狗欢，鸡啼。

铺面开张，吆声四起。颇具有峡江水道商镇的特色。

金桂兰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提只蓝，同丈夫一起向江边码头走去。

“这一趟要几天回来？”金桂兰问。

丈夫：“镇里说七天呢。”

金桂兰企盼的眼光看着丈夫。

千家滩镇码头。

喧哗嘈杂，人声鼎沸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金桂兰的丈夫往轮船上装货。

金桂兰在为丈夫收拾行装。

汽笛长鸣。

锚链牵动。

测量队员陈志凯拨开众人，急匆匆向码头走来。

货船在缓缓移动。

陈志凯大声喊：“常大哥，等一下。”

金桂兰的丈夫抬起头。“又是你啊！志凯。”

陈志凯：“接着，我的包。”用力把包扔到船上。

金桂兰：“有什么急事呀，志凯兄弟？”

陈志凯：“有重要事哩。桂兰嫂子，常大哥每次上船你都来送行啊。”说着，飞身跃上货船。

金桂兰脸上露出幸福的羞怯。

货船缓缓驶离码头。

金桂兰抱起女儿，母女一起向远去的船影招手。

金桂兰丈夫：“志凯，又到市政府去？”

陈志凯：“是的，到市政府去。”

金桂兰丈夫：“你们测量队来镇上有大半年了吧？听你们的人说，咱千家滩这一带要走山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”

陈志凯：“我就是为这事到市里去。得要认真防备哩。”

金桂兰丈夫：“老百姓就怕听这样的凶信。”

(三)

货船逆水而行。

船工们穿着白色的汗布衫，唱起高亢的船工号子。

江水呼啸而来，奔泻而去。

蓦地，峭壁上发出一声“轰隆”巨响，几块巨岩从峭壁上落下，溅起高高的水柱，重磅炮弹似地落在货船两旁。

船长大声喊：“快躲避！”

驾驶员紧张地操纵着。

岩块滚落下来，沉重地砸在货船仓顶上。发出骇人的声响。

正在埋头整理货物的金桂兰丈夫倒在血泊之中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雪白的汗衫。

血，染红了甲板。

货船在江心打转。

远处传来沉闷的汽笛声。

陈志凯扑在金桂兰丈夫的尸体旁悲痛地呼喊：“常大哥！”“常大哥！”

(四)

峡江岸畔。

临江市。

林荫大道旁一座淡绿色楼房。

陈志凯急匆匆走进大门。

市科委主任霍宇风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正在打电话。

陈志凯推门进来。

“霍主任，老同学……”

霍宇风把脸转向门口，抬了一下眼皮，露出不悦的神色。

霍宇风沉下脸，对着电话听筒：“嗯！嗯！好好，就这样吧”。

陈志凯走上前来。“霍主任……”

霍宇风不耐烦地：“还是为山崩的事？”

陈志凯：“对，我们现场踏勘，分析监测结果表明……”

霍宇风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不要再说了。关于千家滩镇一带有没有大规模山崩滑坡的问题，市科委早有结论，请你不要说了。峡江两岸边坡是稳定的，局部变形为土石压密过程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我比你清楚，你管这么多事情干什么。回去吧。”

陈志凯不服气地争辩：“霍主任，这事人命关天呀，你还是听我说说……”

霍宇风：“正因为人命关天，才不许你胡说。因为你传出千家滩镇要发生大滑坡，已闹得人心惶惶。现在我们要的是安定团结，这个社会后果你考虑过吗？”

陈志凯痛苦地：“霍主任，不能这样……”

霍宇风：“好了。你回测量队去吧，我还有事情。”

陈志凯无可奈何地离去。

(五)

霍宇风把身子靠在大皮转椅靠背上，凝神沉思。

吊扇在头顶上缓慢地转动，一切都显得沉闷。

秘书推门进来。

秘书：“主任，陈志凯来又是为滑坡的事吧。这小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没有查清呢，又来瞎搅和。”

霍宇风：“人的积极性吗，还是要鼓励的。”

秘书：“主任，咱临江市一带沿江地质环境是好的，峡江岸坡是稳定的，这是你亲自搞的课题。要是认可陈志凯的意见，那你的结论就被否定了……”

霍宇风摆摆手：“好吧。我还有点事情，你去吧。”

(六)

夜晚。

江面笛声阵阵。

水面泛着闪闪灯光，一片辉煌。

江心红色航标忽隐忽现，不断跃动。

汽轮、驳船往返穿梭。

夜色中的码头上人声鼎沸，繁忙异常。

街道。

霍宇风穿着风雨衣迎着晚风匆匆地走着，街灯的光辉映得他的面庞忽明忽暗。

（画外音：“主任，要是认可陈志凯的意见，那你的结论就被否定了。会不会有人说你是隐瞒真相……”）

霍宇风的家。

霍宇风推开房门进来。家人已经入睡。他走进卧室，扳开电灯开关，室内亮起灯光。住室很宽敞，但不规整，突出的一点是柜上、桌上、床上都有书。他心事重重地来回踱步。一低头，看见桌面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幅照片。那是一幅省里领导同他的合影。

霍宇风双眉紧锁的眼睛。

往事再现——

（叠印一组画面：隆重热烈的科学大会。五彩缤纷的鲜花。少先队员给霍宇风献花，霍宇风春风得意，向观众挥动花束。

休息厅。

省委领导同霍宇风亲切交谈。“老霍，峡江两岸岩体崩

滑的问题，几十年来都沉重地压在我们心头上，真有点寝食不安哪。这次你得出结论，沿江一带岩体处于相对稳定时期，不会有大的灾害，这下我们就放心了。人民也放心了。人民可以安心生产了嘛。你立了一功啊。”霍宇风十分兴奋……)

霍宇风思绪万千，走到桌前拿起电话，拨起号码。他对着听筒：“请你给我接李秘书！”过了一会，霍宇风的眉梢在抖动，“李秘书，明天你跟我到千家滩镇去一趟。”

(七)

千家滩镇西北的望人岩上。

测量队员正在作业。

陈志凯用经纬仪观测。林向川在计算。

路勇在记簿。

江友打着伞给仪器遮光。

一面红白的测旗飘扬在岩石上。

休息了。几个人拿出干粮吃起来。

江友咽了一口干粮，把水壶举到嘴上，伸长脖子喝了一口，惬意地：“这要是一壶酒就好了。”

路勇接过水壶“咕嘟”灌下一口，“美的你。渴极了有壶尿也得喝。”

岳大鹏：“哎，我问你们，在沙漠里缺了水，如果有葡萄酒，还有尿，那你们想喝什么？”

“当然喝葡萄酒！”

“渴死也不想喝尿。”

“渴极了尿也得喝。”

岳大鹏：“我就遇上了这么一回。那时我还在测绘部队上，有一年我们在西北大沙漠里测图。半天时间把带的水都喝光了，只剩下一瓶准备在野餐上用的葡萄酒。大伙渴的嗓子眼冒火，都恳求队长把这瓶葡萄酒分着喝了。可队长就是不允許。他说，渴极了，喝自己的尿，不能喝酒。因为喝了酒以后，酒精需要大量的水去稀释，人会更渴，更需要水。而尿，基本上是水，特别是刚刚撒出来的尿，清亮亮的，没有什么细菌，是上等饮料呢。那回，我真喝了自己的尿。”

路勇吐了一下舌头，敬佩地：“我的妈呀，这样的罪也受了。”

林向川：“我说咱们也不能光受罪，明天休息，大伙弄条船，到江上玩玩。志凯，你呢？”

陈志凯：“我想到常大哥家看看。”

(八)

金桂兰家。

金桂兰丈夫的遗像。

金桂兰满脸憔悴，痛苦地望着栏里的两头肥猪。肥猪倒卧在槽边，口吐白沫。

女儿拉着她的衣襟，“妈妈，咱还没吃早饭呢。我饿了。我饿了。”

陈志凯走进门来。

金桂兰呆滞的表情。

陈志凯：“大嫂，这是怎么啦？”

金桂兰：“你看。”

陈志凯：“这两头猪病得不轻呀。”

金桂兰：“你大哥刚遇难。这家又……，真是祸不单行

啊。”

陈志凯：“嫂子，你别着急，我到镇上兽医站去一趟。”
金桂兰感激地望着陈志凯离去。

(九)

千家滩镇。

正逢集日，人群摩肩接踵，显得有些拥挤。

街面上码头上到处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喧闹的世界。

水果摊，百货摊，酒馆，茶座，一字儿排开，应有尽有。

摊位后面，广告牌似的挂着男女老板的笑脸、喜鼻笑眼的，全是客气。

胖嫂田菊香在香烟摊后面高声叫卖：“新来的正宗进口烟，要条喜尔顿，白送一盒阿诗玛，便宜咪。”

陈志凯在人流中急匆匆地走来。

陈志凯走进兽医站。

紧挨田菊香的香烟摊旁边，有一间门面挺新潮的理发铺。

秃顶老板吴有福同胖嫂田菊香打着招呼。

田菊香走到理发铺台阶上，吴有福走出门来，两人在轻声耳语。

田菊香：“老吴哥，听说了吗？说是咱这儿要闹山崩呢。可真吓死人了。”

吴有福：“不就是测量队那几个人说的吗，别信他的。林子大了，什么叫声都有。这半年又挣了这个数？”

吴有福冲田菊香伸出四个手指头。

田菊香笑咪咪的：“那有你老吴哥的财气旺。不行，这阵子什么响牌的也卖不大动。这码头都日见冷清了。你快进去忙去吧。”田菊香颠颠地又回到自己的烟摊旁。

吴有福转回身冲自己的儿子，“顺子，把音响打开。瞧这条街死闷闷的。”

吴顺子打开录音机，一阵猛烈的声音顿时响起来。

(十)

一个老农挑来一担青菜，放在理发铺对面，准备摆摊。吴有福收起笑脸，返回店里，向正在做活的儿子吴顺子使个眼色。吴顺子弯腰从铁桶里倒出一盆洗头水，走到门口，用力泼出去。脏水溅到老农腿脚上，溅到青菜上。

老农怪怒：“小兄弟，看着点。”

吴顺子并不理会，又倒出一盆脏水泼出去。

老农见状，收起摊子悻悻离去。

秃顶老板吴有福眼睛向街上一撇，“哼，在我这里摆摊，搅我的生意，休想。”

吴有福得意地坐在背椅上，掏出纸烟一看空了，随手捏扁了烟盒，对儿子说：“顺子，到你田婶摊上拿条烟来。”

吴顺子来到田菊香烟摊旁。

田菊香：“顺子，生意怎么样？”

吴顺子：“我爹说了，守这个小铺子怎么也不行。叫我到广州去一趟，弄趟成衣回来。听说市里成衣价特俏。”

田菊香：“顺子，有发财的事别独个占了，惦记住你田婶点。”

吴顺子：“那是。”

陈志凯拿着几盒针剂和注射器从兽医站出来。

陈志凯路过田菊香烟摊。

吴顺子指着陈志凯背影对田菊香说：“田婶，就是这小子说俺这儿要闹山崩的，还说用电脑计算过的。最近他同一个小寡妇挺热乎。”

田菊香：“是吗？”

田菊香踮起脚追望陈志凯的身影。

(十一)

吴顺子腋下夹着香烟，悠然地逛街。

两个蓄着长发，穿着怪异的男青年同吴顺子相遇。三人诡秘地聚在一起。

吴顺子：“手气怎么样？”

长发青年：“背时透了，没机会上手。”

三人口叼香烟，来到镇上信用社对面的柳树下站住，眼睛盯着信用社出出进进的人们。

一个中年老乡从信用社走出，把一叠钞票装进衣兜。

吴顺子和两个青年痞子相视一笑。

老乡兴冲冲走在人流中。

两个痞子互相使个眼色，紧紧跟上。吴顺子远远地望着。

一个痞子在人流中把老乡撞了个趔趄。另一个痞子连忙去扶住，冲着痞子：“哥们，眼头不好使啦，怎么往身上撞呢。老乡，请走好。”

一只钱包到了痞子手里。

老乡憨厚地笑笑，“没啥。没啥。”

两个痞子得意地给吴顺子打个响指，扬长而去。

(十二)

街心聚集了一大群人。有的正往人堆里挤。人群里传出伤心的抽泣声。人越聚越多。

人群中心的老乡边哭边诉：“那是我刚从信用社贷出来的钱，是准备买药为果园治虫的，让断子绝孙的给摸去了”。

两个偷钱的痞子挤过来阴阳怪气的嚷开了：

“雷锋叔叔哪去啦？”

“共产党员上！”

说着洋洋得意地用眼睛瞟着围观的人们。

有些人悄悄地退出人群，快步离去了。

两个痞子更加得意。

“老乡，没指望了。雷锋叔叔没有喽。现在年头是‘个人顾个人’。鸭子过河各自泅！”

头发蓬乱，满头汗水的陈志凯站在人群中。

他气得有些发抖，挤出人群上下掏自己的衣兜，把身上仅有的钱捏在手里，重又挤进人群。

陈志凯伏下身：“老乡，别伤心了。这点钱您拿去买药吧。”

老乡惊愕。

人们向陈志凯投去赞许的目光。

人群散去了。

(十三)

吴顺子和两个痞子在墙角嘀咕一阵。

两个痞子向陈志凯走来。

吴顺子在一旁冷眼看着。

两个痞子怒目横视着陈志凯。

“臭龟儿子。”

“充他妈的大方。”

陈志凯不予理睬，快走几步离去。

两个痞子紧赶几步，一前一后夹住陈志凯。

瘦痞子用脚点着地：“阔哥们，借点钱用用。”

陈志凯回头一看，另一个痞子在背后冷笑，怒声说：“走开，没有钱借给你们。”

瘦痞子：“你有钱。刚才不是送给那个老乡了。坏分子，你想收买革命群众。”

另一个痞子：“老实点，把钱拿出来。”

陈志凯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借钱花。”瘦痞子一拳打来。

陈志凯慌忙躲闪。

另一个痞子在背后踢来一脚。陈志凯一个趔趄，几乎倒地。

两个痞子拳脚相加，打得陈志凯嘴角渗出了血，站立不稳。

手中的药品跌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陈志凯大声喝斥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吴顺子在远处打个响哨。两个痞子慌忙逃走。

(十四)

江水。

江面风大浪涌。乌云在峭壁上空翻腾。

船向千家滩镇驶来。

霍宇风站在船头，江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高高地扬起他的衣衫。

天空飘洒下菲菲细雨。

(十五)

千家滩镇，测量队员住地。

霍宇风和秘书推着自行车进来。

房间里，测绘工程师林向川在微型计算机前埋头工作。

大个子技术员岳大鹏在精心地擦拭一架经纬仪。

女测工杜春丽在窗前看书。

房间里摆设拥挤、零乱。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。墙上贴着一幅中国地图，一幅临江市政区图。

杜春丽抬头看见了霍宇风：“霍主任，是您！”

杜春丽眼中透出惊异。

林向川、岳大鹏停下工作站起来，热情地同霍宇风打招呼。听到声音，人们从其他房间跑过来。测工路勇从人群中挤到霍宇风面前，玩笑地把双手一摊：“主任，您可是珍贵的，不不，您可是尊贵的客人。我代表一名测工，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欢迎您。”人群有人发出笑声。

霍宇风：“哟，你们测绘队还培养出了外交官。”

人们大笑起来。

路勇：“霍主任，你要来给我们解决住房和奖金，那我们将不胜感激您。”

林向川：“路勇，说点正经的。”

路勇朝林向川挤挤眼，唱道：“哎呀妈妈，请你不要对我生气，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！”

人们又一阵笑声，房间里气氛变得热烈。

杜春丽搬过一条方凳放在霍宇风面前。“霍主任，您请坐吧。”

霍宇风：“大家都坐下来。”房间里并没有多余的凳子。霍宇风风趣地说：“你们主人站着，我这客人也坐不住哇。”

林向川：“有仪器箱，大伙坐箱子上吧。”

霍宇风：“我这次来主要是看望一下大家，这段时间你们工作很辛苦，代表其他领导同志慰问你们。二来顺便通知你们，这个地区的测量工作暂停一下，你们全队调到洪江县去执行任务。明天就撤回市里去，在市里休整几天，然后去洪江。”

测量队员互相对视，脸上露出不同的表情。

林向川：“霍主任，经过这段时间工作，我们发现沿江两岸岩体有滑移的可能性。我们建议留下一个测量观测小组，来开展岩崩监测预报工作。”

霍宇风：“不要想入非非，搞什么监测岩崩。你们的任务是完成好测绘外业工作。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服从市里的安排。”

测量队员沉默不语。

霍宇风见状，对测工江友说：“江友，你一直打报告想调到千家滩镇来，这阵子在家门口作业，对家庭有个照顾。现在又要去外县作业，你可要多做爱人的思想工作噢。”

江友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好在我是苦惯了。”

林向川：“霍主任，关于监测岩崩的事，请领导多考虑考虑。我们国家很重视地震预报，那是因为地震的危害很